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二十四  
之七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三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兄奎

劉文質

子漢

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

祖全事周爲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

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

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

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

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爲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卽日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眞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爲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軍

砲又爲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  
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黃  
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  
以命普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  
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  
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  
都總管時軍制踈畧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  
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  
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制傳信牌漆木長六寸濶三  
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

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爲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井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爲莫州總管初契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旣而謀者言復欲大入寇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岳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

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  
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  
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爲  
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  
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  
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  
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  
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  
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爲犄角仍命石保吉  
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

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爲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卽合兵擊之李沆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劔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瀘淵時王繼忠已

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爲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爲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疆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



河通漕京師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  
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  
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  
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唵廝囉欲陰報曹  
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  
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  
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  
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  
貶賀州遣使繫送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  
干求不已旣情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

所思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卽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畧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卽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

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以罪廢每  
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常

張洎開封人母微時生洎後入宮乳悼獻太子洎方在  
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  
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皇  
太子卽位遷供奉官閣門祇候爲陳州兵馬都監築堤  
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  
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昱之  
奏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洎議洎言此界河  
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子異諸軍不可罷昱

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彊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趨往將害人孜擒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

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諡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鄜

延路兵馬鈐轄選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菱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

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  
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  
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  
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  
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  
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  
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  
罷卽詔爲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  
連以畏愞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  
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

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裕享加恩旣又移鎮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權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閣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朔水門鄭州水磴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允則與王承衍



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

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

彥尹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

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

潭州將行眞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

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

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

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

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

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  
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  
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  
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  
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  
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  
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  
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  
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  
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

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澹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絀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

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  
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  
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  
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  
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  
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  
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  
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  
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  
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販築揚言以

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院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

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

曰兵械所藏燄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  
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  
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  
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金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  
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  
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  
妄乃殺謀雲翼卒亡人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  
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

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



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爲廣平軍判官  
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  
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  
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  
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間  
河北增備遂起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  
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  
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元昊反爲涇  
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驍驎使忠州刺史徙鄜  
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

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  
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  
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  
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畧排陣使請約故事  
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  
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  
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旣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  
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  
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  
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

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  
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  
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  
一爲後陣每將以使忠臣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  
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隣路  
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  
一路又有主師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  
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  
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

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隣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

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持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彊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

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喚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額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馳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

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夫備而民力可以寬矣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廷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



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關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

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  
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  
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  
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  
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  
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  
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  
前條方行後令卽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  
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  
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

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

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旣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栢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州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勅示城上門啟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

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饋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旣不得鈔遂

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  
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  
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  
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  
出爭遂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  
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  
無賴子弟罷奕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  
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  
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  
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

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卽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爲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旣下明鎬以爲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

死所甘心堡砦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爲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爲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



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  
爲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  
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  
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  
疾辭爲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  
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  
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爲之用同學生爲吏部亢憐其  
老薦爲縣令後旣爲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  
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  
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寃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窾僞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淝縣徙南克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爲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

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  
土植松柏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以侍御  
史爲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  
東募民克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爲戶  
部副使及分陝西爲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  
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  
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  
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  
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

不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宮闕歲久頗摧圯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彊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爲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

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頗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岢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克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

殿崇班爲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  
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  
濟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  
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  
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  
再遷內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  
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  
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  
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  
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

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將黥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族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

自戍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  
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  
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瀘  
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  
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  
牛以苟朝夕渙在瀘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  
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瀘民賴不失業歷  
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熙寧中還爲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畧尚氣不羈  
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岷岷討安南渙旣老



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畧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祇候又破穆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輸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斯那令內

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斯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  
洛路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卽令滬將兵往受地旣至而  
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  
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堅臥因令晨炊緩食坐  
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  
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  
下遷內殿崇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  
會戩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  
且召滬不聽日增版趨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  
氏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爲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

氏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畧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閣門祇候爲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智畧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

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  
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  
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誘其爲亂藏其牒不用  
還爲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淹韓琦經畧陝西舉  
滋可將領得閣門祇候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  
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  
數月賊平後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再  
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  
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  
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爲言乃自東

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  
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  
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帥材  
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畧  
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  
作教戰射爲堡砦人以爲利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彊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  
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  
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  
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

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爲言而知瀛州彭思  
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  
以爲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  
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卽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  
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  
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  
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  
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  
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  
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  
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不任  
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  
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  
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  
才畧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  
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畧不動聲  
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畧琉璃堡彘  
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  
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三十四

三



宋史卷二百二十四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張孜傳上關銀鞵錢事○此句有疑  
策先鋒○南本策作爲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四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武英桑懌  
耿傅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  
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  
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鄆陵縣徙  
南京夷人寇洧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  
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  
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爲殿中丞知瀘州

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  
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  
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卽  
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  
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  
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  
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郵延路兵馬鈐轄徙涇  
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  
黨今隸則部慮倚撫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

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爲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爲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爲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爲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爲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

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撫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關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爲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

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



復與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疆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

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綬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綬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史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爲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

御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  
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  
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  
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  
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  
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  
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爲  
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  
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  
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

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嚮有項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

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  
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諄曰如許殘兵不降何  
待平旦敵曾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  
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  
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  
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  
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壯武賜  
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  
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  
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没于興州

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閤門祇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讐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曰縱飲

擊鞠繆爲不知以疑其意旣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  
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廝鞞砮徙鄜州元  
昊旣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  
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  
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  
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  
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  
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  
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

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  
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閣門  
祇候爲泰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  
延州遵以禪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  
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  
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  
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卽復馬以殿又持大  
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綦索立高處迎遵馬  
輒爲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仆  
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爲太子右清道率



府副率母贊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君壽青右侍禁  
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爲賜名忠嗣西頭供奉  
官忠紹左侍禁忠喬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爲尼  
亦賜紫方袍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  
器于戰處皇祐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  
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  
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旣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疎  
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  
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

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爲鄜延路副總管管勾  
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  
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  
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  
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塔成曷自華  
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  
蕃部卽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  
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  
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

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  
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  
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  
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  
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  
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  
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  
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  
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  
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

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

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資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二萬粟麥

四十斛追封母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爲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爲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旣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

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爲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

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  
卒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  
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  
無爲敵所讐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  
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卽其處爲立祠贈金  
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爲西頭供  
奉官閤門祇候後爲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  
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  
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没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爲



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旣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閣門祇候爲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僞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爲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旣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

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爲東頭供奉官  
閣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  
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邱人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簡有謀略其  
爲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  
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慄舉進士有名懌以  
再舉進士不中常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  
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  
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穎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  
給諸縣多盜澤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

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  
歛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憚疑少年王生者夜入  
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  
爲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  
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  
盜招憚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爲不知將去  
憚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  
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  
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郟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

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爲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僞爲宣頭以示懌牒招致之懌不知其僞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巡檢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爲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

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爲具飯食如事羣盜懾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媪饌而以餘遺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一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懾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懾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懾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閣門祇候懾曰用賂

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  
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  
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  
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  
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  
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  
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  
名則善皆不可爲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遷西頭供奉  
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  
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

宋史卷三十三 及傳  
一四  
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  
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  
欲協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高  
氣初以父蔭爲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  
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  
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  
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  
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  
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謂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

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傅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傅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爲太常寺太祝璩爲太常寺奉禮郎璋爲將作監主簿珪試祕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補齊州章邱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爲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



宋史卷三十五 列傳  
十五  
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  
降左右欲殺之爲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  
閣門祇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爲河北  
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爲河北提舉捉  
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  
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  
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  
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  
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  
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

戎軍蕃族內寇徒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  
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  
轄改西土閣門使建言緣邊博糴羌苦之數逃去請寬  
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閣門使元昊寇  
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  
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  
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  
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  
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

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  
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  
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眾寇邊王師大勦者三夫豈  
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  
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訪州軍事推官後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卽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  
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

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畧二十卷遷都官知  
減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  
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  
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  
戰崆峒北敗接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  
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廻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  
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  
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  
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  
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

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璁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

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  
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  
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  
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  
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  
經畧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  
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  
置招討使遂爲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  
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  
爲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

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爲少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叅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密州豪人王泚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泚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泚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爲沿邊計置青白鹽使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爲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爲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鈔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爲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俘皆剝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爲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鈔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鈔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謬爲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質得緡錢以補軍食爲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卽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誡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爲教駿有軍校恣掎斂

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槍死焉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

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錚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爲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爲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池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畧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

母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  
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  
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爲候望又與光議曰乘  
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遠白經畧使益  
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  
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從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  
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備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  
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  
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

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調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臥牛峯譏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慍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

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申甚衆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畧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

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鬪啗岳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筮弓張鏃指岳腹而發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廷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



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呂  
驪騎五十往護之至者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呂  
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  
南隅庫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呂乘陴大呼搏賊賊  
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  
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通以勞遷右班殿  
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呂爲麟府州道路巡檢至  
深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穫呂以計于張亢得步卒  
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岳護  
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猶躍馬左  
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  
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岳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  
史耶布移守貴叅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  
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岳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  
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修並砦堡障初議置安豐砦  
於石臺神岳以爲非要害之地遂砦徙於生地骨堆以  
扼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岳曰苟利國家得  
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

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  
從數騎夜入羌中俱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出隨羌疾馳  
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  
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  
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  
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  
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宰務擢閤門  
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  
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

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旣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羣寇君平謂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修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

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爲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彊鋒頻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怵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岳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

侍再遷三班奉職爲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  
閣門祇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  
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  
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就知鄜州  
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  
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計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  
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  
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時  
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  
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

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媚浪壹托校投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祗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

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  
公事尋爲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  
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真  
宗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  
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  
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  
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  
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  
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  
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



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

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  
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閣門使  
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  
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旣而元  
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  
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尚食使知汝州徙磁  
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  
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  
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爲審刑院詳議官遷殿

寺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  
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謀者先  
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  
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  
抗辨亦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  
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  
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  
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  
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閣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

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  
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  
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  
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  
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  
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閤數日  
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  
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  
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畧獻拒  
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

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惟  
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  
母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  
河堤岍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  
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滹沱  
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鵲陂  
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  
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  
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  
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

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顥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  
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  
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  
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  
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旣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  
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  
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間可興水田又作鹿  
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  
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  
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  
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  
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  
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  
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  
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  
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  
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  
海黑水宮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

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墉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十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將

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



器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  
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  
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  
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  
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  
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  
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若指揮  
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  
隆遣部將逆戰爲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

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內興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堠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復出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

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  
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  
真授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  
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  
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  
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寇  
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  
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  
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

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爲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旣而以號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環慶

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伐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第以父任爲殿前爭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閣門祇候爲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爲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足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

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畧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欵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

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  
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  
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  
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  
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饑請漕  
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  
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閣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畧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  
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

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  
眞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  
馬承受擢閣門祇候河懿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  
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  
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岍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  
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  
讐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  
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汧汴斗門以節  
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  
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



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間之召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特也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音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岳短毀之岳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也羅爲

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旣圍府州德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

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爲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祇候知狄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眞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

畧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閣門副使俄爲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閣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  
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伏言歲會四榷  
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  
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  
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  
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淳沱河決壞城郭乃  
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爲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  
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畧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  
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  
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  
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畧一失機會關中兵禍  
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  
聖人懷柔之意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六

王安石

子雱  
唐焄附

王安禮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  
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  
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  
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  
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  
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  
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  
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  
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

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



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

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

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

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

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  
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  
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  
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  
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

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  
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  
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  
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力田之法以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  
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  
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  
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

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  
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  
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  
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  
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  
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  
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  
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  
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

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



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  
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  
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  
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  
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  
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  
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憊愚爲人所惑  
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

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  
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  
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  
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疆  
辨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  
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  
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懷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  
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  
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

州唐垆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  
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  
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  
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  
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  
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  
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  
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  
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  
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

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  
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  
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  
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  
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  
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  
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  
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

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  
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  
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  
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  
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  
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  
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  
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  
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  
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  
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  
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  
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  
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  
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  
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  
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  
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

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  
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鴛譎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  
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  
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  
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  
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  
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  
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  
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

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  
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客  
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  
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  
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  
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  
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  
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憤  
患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  
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



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諸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

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心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泊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

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  
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  
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  
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  
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  
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  
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  
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  
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  
大夫

唐垆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  
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  
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  
士出身爲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  
之乃令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  
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  
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  
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  
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  
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

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坳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坳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坳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爲之請去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及傳  
三十一  
縮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

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毆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旣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卽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隄進



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  
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  
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  
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  
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  
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  
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  
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  
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貫之卿  
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

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荅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  
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  
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  
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  
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  
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禘禴小數貶損舊章恐  
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  
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  
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

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丞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

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卽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炙敗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駢俸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

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  
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  
食帝大怒曰貴羅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  
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  
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不可  
用者什八九帝意解救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  
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  
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  
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  
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

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  
而出於闔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  
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  
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  
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  
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  
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為式乃與省  
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  
志大才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  
歷楊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  
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  
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  
明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  
天成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  
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  
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  
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

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  
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  
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  
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  
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  
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  
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  
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



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乾隆四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